

中國新文學叢刊

臧冠華自選集

137

I217.2

2332

樂股份有限公司

137 刊叢學文新國中

集選百華冠臧

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

臧冠華自選集

翻版
印權
必究

中國新文學叢刊 137

著者：臧

冠

華
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者：振文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中華路一段七六巷廿三號

發行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總發行所：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

門市部：台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二三號綜合書城

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

台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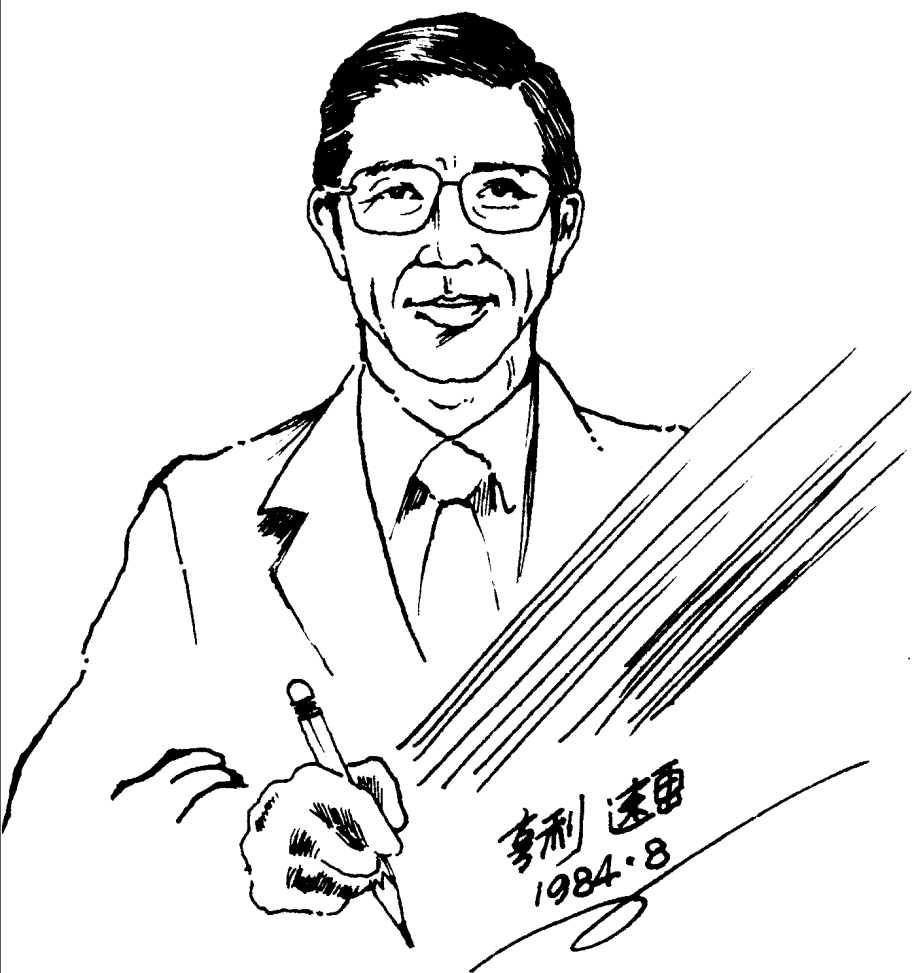
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

定價：精裝一二〇元
平裝九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

郵政劃撥帳戶：〇〇一八〇六一一五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號〇一八五號



EW 17/14



- ① 民國七十一年九月廿二日隨日本攝於國立公園洞爺湖
- ② 皇帝夫婦看來真是人間至尊，榮華富貴樂陶陶呢！
- ③ 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在菲律賓與夫人孫煜蓓女士同時上台受獎
- ④ 民國七十二年，在韓國與（右起）張鳳岐、尹雪愛、金東里（韓）、公孫城、陸宸廷、本人等合影



裡深了，南王村被黑暗吞噬了。

這古老的村莊，靜靜的躺在卑南山麓，擺灣族的同胞們，都陸續從田野歸來，走進那低矮的茅草屋，屋裡被煙薰得發黑，乍看起來，髒髒極了。惟有板凳桌子，擦得乾乾淨淨，倒能給人算分清明的印象。最初，我還嗅出令人作嘔的怪氣味，日子久了，這種氣味也就漸漸淡些。當我愛上那個山地姑娘時，所有對於高山族生活習俗的壞印象，都變為好聞了。甚至那些低矮漆黑的房子，在我的眼中，遠超過高樓大廈給我的溫暖。

卑南山呀！高又高。南王村呀！古又老。

高山族的姑娘呀……美而勤。

目
錄

老友	空庭待黃雀	雨花台下舊情濃	常二嫂	奔	虎風嶺	硬漢	寫作年表	手跡	生活照片	素描
三三	二二	二九	二四	五	三	七	三			

啞母	一四〇
詰旺嫂	一五三
老兵	一五四
七十五號	一五七
火箭與派龍	一六三
煙雲曲	一六五
礦場風雲	一六八
酒仙酗酒記	一六九
財迷掘寶記	一四七
望子成龍記	一六七
賭徒離婚記	一六三

寫作年表

· 民國二十年八月九日生於江蘇省淮陰縣凌橋鎮，父臧錦堂，號慕韓，業商，母謝氏，姊妹九人，排行老五。

- 民國三十年讀漁溝中學，常與司馬中原（吳延玫）逃學，跑到郊外看水滸傳、西遊記。
- 民國三十一年在南京救國日報，發表散文。
-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，因家鄉受共匪侵擾，逃到南京姑媽家，住下關二板橋。
- 民國三十五年讀成志商校會計科。
- 民國三十八年隨江蘇省警員總隊來臺。
- 民國三十八年端午節入軍校入伍生總隊受訓。

• 民國三十九年六月十五日於通信學校雷達班畢業，分發防空司令部清水雷達站以少尉觀測官任用。

• 民國四十年開始寫小說，並經王平陵先生指導，常在中壢王先生住所學習寫作。

• 民國四十一年以克難記乙文，獲新生報徵文入選。

• 民國四十五年空軍總部徵選天視叢書，以「飄零的櫻花」乙稿入選。並交由紅藍出版社出版發行。

• 民國五十一年由綜合出版社印行「東瀛春夢」及「漩渦」兩書。

• 民國五十二年印行「沙河浴血情未了」及「自古多情空遺恨」兩書。

• 民國五十三年至民國七十一年計出版長篇小說「小桃紅」，「梅子姑娘」，「長夢悠悠三十年」等。其他尚出版有「臧冠華短篇小說集」，獲中山文藝獎補助出版。「結婚有什麼好」散文集等。十數年間，在各報章雜誌發表短篇小說、散文等約百餘萬字。

• 民國六十年獲國軍第七屆文藝短篇小說金像獎。

• 民國六十一年獲國軍文藝電視劇銀像獎。同時獲得空軍第二屆短篇小說銀鷹獎、電視劇銅鷹獎、以及新聞局電影劇本獎、經濟日報徵文第二獎等。

• 民國六十四年以空軍上校官階退役。

• 民國六十五年擔任青溪學會秘書，從事推展後備軍人文藝活動。

• 民國六十八年擔任華欣書局副經理。

• 民國七十年應聘為青溪文藝金環獎評審委員。

• 民國七十一年應聘為東區青年文藝獎評審委員。

• 民國七十一年九月出席在韓國漢城召開之第二屆中韓作家會議，並經過日本，與日方文藝界舉行座談。

• 民國七十二應聘為教育部七十二年全國徵文獎評審委員。

• 民國七十三年榮獲十九屆中山文藝學術獎，短篇小說獎。

•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出席在韓國漢城召開之第四屆中韓作家會議，並訪問日本、香港。

• 民國七十三年獲韓國文學獎。

硬 漢

一

界河乾涸的河床坦露着，大大小小的碎礮石，一直滾延到極遠的天邊去。沈二爺站在圩崗上，打竹竿蓬的蓬沿下朝外望出去，地勢低窪的茅草屋脊，在野蘆叢生的灘地那邊龜伏着。

老古書上怎麼說的來着？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」。沈家圍幾十年來業已盡力修德了，可就沒能讓茅家蕩這個賊窩的人改過遷善。人說：一泡鷄屎壞缸醬，一點兒沒錯，茅家蕩的人學壞，全壞在拐腿茅興泉一個人的手上。

想到茅興泉這個賊種，沈二爺就火冒八丈高。十幾年頭裏，茅興泉初出道兒，到南邊搶劫人家的牛，被人糾合銃鎗猛追，打拐了他一條腿；饒是這樣，他還執迷不悟淪了渾水，慫恿他族裏

那些窮凶極惡、貪得無厭的傢伙，去幹打家劫舍的買賣。

沈茅兩族，說來是比鄰，道不同不相為謀久矣。開初自己還死心眼兒，認為能拿一番坦心露腹的話頭說動茅興泉，使他安分守己的種他那幾畝老田；誰知拐子腿拐心斜不上路，嘴上嗯嗯，心裏另有算盤，竟然勾結土共劉洪濱那股子人，想把沈家團吞掉。

嘿，他也沒想想沈家團豈是好吞的？劉洪濱仗倆施盡，也沒損得了沈家團的半點兒皮毛；但做夢也沒料得到，拐子竟然使出殺手鐮，勾引鬼子到槐樹鎮築起炮樓來了！

茅興泉勾引鬼子，是奉了主子劉洪濱的指示，要他聯合鬼子打中央；鬼子畢竟是東洋人，遲早總得回東洋，先把武力整編好，將來還不是老共的天下。

鬼子佔據縣城一年多，龜縮在城裏不敢出頭，這回若沒有茅興泉作內奸，鬼子決不會冒險拉下鄉。他們一佔槐樹鎮，沈家團背腹受敵，情勢明擺在眼前，茅興泉要借土共和鬼子的勢凌逼自己，硬打硬上的來吞併沈家團的槍枝實力。真是牆頭一棵草，風吹兩面倒！沈二爺挫了挫牙，兩眼泛紅帶濕了。沈家團世代出硬漢，向不跟邪魔惡勢低頭。前幾天，拐腿茅興泉竟然大模大樣搖進圍子來逼迫自己受編，說什麼聯合槍隊，統一指揮，他拐着狗腿也想來指揮？一口氣憋在心裏嚥不下，越想越覺七竅生烟。地是中國的地，天是中國的天，沈家團雖祇巴掌大，天塌了也得由人來頂着，怎樣對付茅興泉這一招兒，還得慎重計較，我姓沈的不管土共氣燄囂張，決不替土共

做事。

「也不睜開龜眼瞧瞧，姓沈的混了幾十年，是非黑白總不會搞渾，人在世上混，就憑這一點骨氣。」沈二爺叭了兩口煙；「不管拐子安的是什麼心，我姓沈的坐得正，站得穩，哼！土共鬼子也沒有三頭六臂，有什麼好怕的。」

想到土共和鬼子，二爺火往上衝，扔下旱烟袋，唬的站起來叫道：「趙黑！」

「二爺，您叫我？」趙黑跨進廳門，翻起兩眼，黑骨溜溜的盯着沈二爺。

「去把三爺四爺都請來。」他說。

趙黑去了一陣兒，轉回來報說：

「二爺，他們沒在圍子裏，柵門口有人說，天剛亮不久，他們就騎牲口帶着槍出去了，敢情是到後河邊用槍練靶去啦！」

二爺，忍着心煩嘆了一口氣，自己這兩個兄弟，究竟年紀輕，血氣方剛火性足，尤獨是老二，他怎樣能忍這口氣？——讓茅興泉欺到頭上，也真難爲了他們。

「你把他們給找回來見我。」他揮着手說。

趙黑答應着退下來，到槽頭牽了牲口，出圍子去找三爺和四爺。沈家的老三自小玩槍，在槍上下過苦功夫，能把快慢機卸在一方黑布裏，閉起兩眼，在一袋烟功夫裏把它裝上。老四呢？力

猛拳粗，人像一塊黑鐵澆出來的，可就是槍法不靈光。上同土共攻圍子，有個傢伙搭起長梯爬木牆，四爺正好守在牆上，攔着梯子猛一扳，梯子倒豎起來，那傢伙就從半空中飛跌下來，把個吃飯的腦袋，砸進他自己的肚裏去了！

他那根愛不釋手漢陽造，就是那麼得來的。有了槍，三爺仍然譏誚他是槍法最差的窩囊廢；四爺不服氣，便拖着宅裏的長工老王五去教他練槍，還跟三爺嘔氣要比槍。趙黑騎着牲口到後河邊，老遠就聽着乒乓響，那不是四爺在浪費子彈怎麼的？

四爺站在小河邊瞄老榆樹練槍，偏偏那枝漢陽造不聽指揮，七十多碼射程，子彈儘往兩邊跑。

「我說四爺呀！牛皮不是吹的，草堆不是堆的。」老王五搖幌着腦袋說：「你這種槍法，要多差勁就有多差勁，瞧我的！」王五接過四爺手裏的漢陽造，端起來抵住肩窩，照準對岸老榆樹就是一槍，砰的一聲，樹皮迸掉碗大一塊，四爺眼睛看得真切，白森森的一個鮮印子，那還有錯？

「怎麼樣？不錯吧！」王五神氣活現撇撇嘴說：「要是鬼子腦袋瓜，照樣打崩它娘的！」

而三爺却在一邊露出一口白牙來。

「我說老四，你天生不是用洋槍的料子，還是回去使你那根丈八蛇矛去吧！你這樣打法，算